



我的精神挚友

■熊三权

与《十堰晚报》的初次邂逅，是2004年，青涩的高中时代。那时我每天中午放学，总会在校门口的报刊点驻足，拿起当天的《十堰晚报》，细细阅读其中的新闻与故事。这份报纸，如同一扇窗，让我窥见了外面世界的精彩，也在我心中种下了关心政治、关注社会的种子。

这个习惯，伴随我度过了充实而难忘的高中三年，成为我青春记忆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2007年，我高中毕业，怀揣着憧憬与梦想，踏入位于十堰市人民中路的原十堰职业技术学院（现湖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）。学校正好位于十堰日报社正对面，使我与《十堰晚报》的距离又近了一步。

每天课后，漫步在校园，我仍会不自觉地走进校门口的书店，翻阅那份熟悉的报纸，从中了解城市的日新月异。

大学三年，《十堰晚报》不仅陪我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，更成为我成长道路上的良师益友。通过晚报，我加入义工组织，参与公益活动，传递爱心与温暖；我找到兼职工作，锻炼自己的能力，积累宝贵的社会经验。

2009年12月的一天，我翻开晚报时，一个醒目的标题跃入眼帘：《十房高速正式开工》。作为房县人，这个消息我期盼已久。每次回家经过柳树垭、五条岭等崎岖山路时，总是提心吊胆，生怕晕车。而大雪、暴雨等恶劣天气更是让道路常常无法通行。如今，这条梦寐以求的高速公路终于要开工了，我心中的激动与喜悦难以言表。

同年，晚报发起了治理十堰交通堵点的“金点子”征集活动。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，我精心编辑了几条缓解交通拥堵的建议，并满怀期待地发给了晚报。没想到，第二天，我的建议就出现在报纸上。这是我第一次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，那份喜悦与自豪至今难以忘怀。我特意将那份晚报珍藏起来，作为永久的纪念。

2009年底，我离开十堰到浙江实习。离开的那天，我在火车站的报刊亭特意买了一份晚报。登上火车，翻开报纸，我沉浸在晚报的世界里，忘记了旅途的疲惫。

在浙江实习的日子里，虽然看不到纸质的晚报，但我的心始终与十堰相连。我通过秦楚网继续阅读晚报电子版。

晚报的内容丰富精彩，从时政要闻到街道社区的民生、时尚、情感、健康、体育、热线等，总有让我感兴趣的内容。即使身在千里之外的杭州，我也能通过晚报了解十堰的点点滴滴，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脉搏。

实习结束后，我回到十堰，但随后又因工作原因辗转于杭州、嘉兴、黄冈等地。无论身在何处，我都坚持通过手机客户端或电脑阅读晚报，与晚报这条情感纽带从未断开。

这份报纸记录着城市的发展变迁，承载着无数十堰人的集体记忆。虽然我没能亲自见证十堰的每一次变化，但通过晚报，仿佛身临其境地看到、经历了三堰过街天桥的拆除、上海路和中岳路的开工与贯通、人民商场大楼的拆除与重建、十堰万达广场落成、十堰传媒中心惊艳亮相、十堰奥体中心建成投用、城区健康步道开放等城市变迁的历史时刻。

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，晚报记者深入一线，记录着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点点滴滴。那些感人的故事、温暖的瞬间，通过网络传递到千家万户，给了我们莫大的勇气和鼓舞，让我看到了战胜疫情的力量与信心。

二十年来，《十堰晚报》已成为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它见证了我的成长与蜕变，也记录了城市的繁荣与发展。作为忠实的读者，我将继续关注晚报，情系十堰，因为那里有我难忘的回忆与情感寄托。

衷心祝愿《十堰晚报》三十岁生日快乐，愿它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光发热，再创辉煌！

晚报情结

■傅必学

作为一名资深通讯员，我对《十堰晚报》有一份难以言表的特殊情感。这份情感，源于那几年与晚报相伴的点点滴滴，更源于晚报给予我的鼓励、支持与成长。

时光回溯到2000年春节，我在深圳打工，回乡过年的同乡上班后给我讲述在家乡过年的欢聚故事。温馨的场景深深地触动了我，于是，我挥笔写下一篇名为《收获春天》的散文，并满怀期待地将其寄给《十堰晚报》。

那时，我只是怀揣着一份对文字的爱和对生活的感悟，希望通过文字抒发我的乡愁。没想到，这篇散文竟有幸在晚报发表。一天，朋友兴奋地打来电话，告诉我这一喜讯。那一刻，惊喜与感动交织在心头。

从此，我与《十堰晚报》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岁月流转，转眼间到了2015年冬天，因父亲去世，我匆匆回家奔丧。料理完丧事后，家中长辈邀请我参与傅氏族谱的修编工作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偶然得知了一个关于“房县富商傅觉轩在抗日战争期间向国家捐献一架战机”的故事。然而由于缺乏确凿的证据，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直悬而未决。

出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好奇，我决定深入探究。

我前往房县档案馆查阅资料，偶遇县档案局傅荣梅。在她的热心帮助下，我查阅到了傅觉轩后人傅亦悦的档案。从资料中了解到，傅亦悦是1943年神农架原始森林科考的组织者之一，并参与撰写了《神农架考察报告》。

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让我深感震撼，我觉得它应该被更多人知晓。于是，我撰写了一篇纪实文章，碰巧晚报记者章新俊来房县采访。我便将文章传给了他。不久，《他的报告首揭神农架神秘面纱》一文便在晚报上发表，并迅速被各大平台转载，引起广泛关注。

两年后，我在北京亦庄工作时，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。一位自称傅培刚的人告诉我，他是傅亦悦的儿子，傅觉轩的孙子。他在网上看到关于他父亲的报道后，专程从武汉赶到房县，想要见我。虽然未能如愿，但他通过傅荣梅得到了我的联系方式。

不久后，我收到傅培刚寄来的关于他父亲和祖父的珍贵资料。从资料中得知：1938年日军占领武汉，在武汉做生意的傅觉轩历经艰辛，回到家乡房县。与儿子傅亦悦商议后，决定从商铺抽出资金，由傅亦悦上交国家。很快，傅亦悦捐献一架战机的事情传开。在傅氏父子的带动下，房县商人纷纷捐钱捐物救济难民，支援抗战。

后来，一次偶然的的机会，我找到了一张1939年的旧报纸，上面刊登了《傅亦悦捐献战机一架》的旧闻，再次证明傅氏父子捐献战机并非空穴来风。于是我连夜撰写了《抗战时期，房县爱国商人捐战机》一文，并传给了章新俊记者。很快，《十堰晚报》便刊出了这篇文章，全国各大网站纷纷转载，这段历史得以更广泛地传播。

多年来，我不仅与晚报许多记者编辑结下深情厚谊，也见证了晚报的成长与壮大。如今，《十堰晚报》已近而立之年，而我，也将继续怀揣着对晚报的深厚情感，一路同行，共同书写更加美好的明天。

欢迎投稿

邮箱 sywbzw@163.com

